



乡村新话

葛 文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乡村新話

葛 文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•1958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，作者以朴素、生动的語言描繪了农村的新面貌。这些短篇小说所刻画的人物，多是新农村的新型妇女和热爱集体的少年兒童。

乡 村 新 話

葛 文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4·插頁：2·字數：70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13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.253 定价：（6）0.26元

目 录

胜春一家.....	1
云台.....	11
上庙.....	22
种子.....	32
开会.....	42
三棵柳.....	55
打猪草.....	79
馬文英.....	86
小麦分紅.....	91
安敏敏.....	97
为了革命.....	103
果园主人.....	108
欢乐的芒种节.....	119

胜春一家

初冬，西建陽村庄的早晨是美丽的。远山、近村都蒙上一層濃濃的烟霧。經太陽一晒，地面冻结一夜的冰霜，开始溶化了，冒着热气。谷稈上，草垛上，热气緩緩上升；而炊烟就象一層薄沙，纏繞在树頂。大地一片明光。村外，迎着太陽，順着大道一輛双套馬車，飞跑进村来。

“唉呀，惊車了！”

“看，要翻車！”

这时，我正和一群孩子，在村边上晒暖暖。孩子們被这飞跑着的馬車吓得惊惶地叫着，挤作一团。我在中間象个蜂王，被他們从四面扯住了衣襟。其中一个穿紅襖的女孩子，生怕別人擋住她，挤着、推着，長久地盯着，然后松一口气，夸耀地說：

“社里的車，我爹赶的！”

“你爹？你爹还会赶車？还不把牲口都給喂死！”說

話的是个男孩子，比那个小女孩高一头。他用尖刻的話刺激着她。

“你爹才会往死里喂……”小女孩不受他的。

“我爹会喂牲口！”男孩子得意地說。

“我爹也会！”

“会，哦，会往死喂！”男孩子狠狠地說，眼里透出蔑視的光。小女孩生气了，推他一把，他也还她一拳。

这边两个孩子打着架。那边，馬車空蕩蕩地奔来了。头馬高高仰起脖子，暴躁地跳躑着，执拗地向前冲着。赶車的人跨坐在車轅上，用尽全身力量，攏紧繮繩，往回一勒，馬头左一歪，右一歪，馬看不見道，車停住了。

赶車的人，立住脚，放松繮繩，拍打着轅馬的屁股蛋兒，亲热地叫着：

“好我个馬五爷呀！”

孩子們一齐向他跑去。我招呼他說：“你赶車啦？胜春。”“哦！”他随便地应着，弯下身去，仔細檢驗着馬的肚帶，繮繩和車軸；而后，面向我，拍打着手上的泥土，解釋着：“咱社里人手不多，牲口槽缺人。嘿，我上来了。”

“爹，他罵你！”穿紅襖的小女孩，奔向前去，想訴苦。可是他，他好象已經听到剛才孩子們的爭吵了，象是批評孩子，可又是望着我說：“全是听大人的話！——有工夫，家去坐吧！”他举起鞭子，鞭梢象壁虎的細尾巴，

在空中轉了個圈，馬一下變得馴順了，邁開步，緩緩地進了村。

車走了，孩子們一哄散了，可是我腳底下倒象是系着塊石頭，不能行走。我揣摩着他的話：“家去坐吧！”是什麼意思呢？呵！我明白了，他這是說，他在社里干活，很忙。可是他有個家，家裡有個人，是個能干的女人，他滿意她，他就說那是家。

好吧，我一准得上他家坐坐。

過去，關於勝春家的事，也聽說個只言片語的。男人們常贊嘆地說：“看，勝春那樣彪形大漢，可惜了啊！沒好好受過。”婦女和娃娃們，卻笑着說：“他那家不打架才一年。”“為什麼打架？”我想問個明白。“為啥？勝春懶唄，勞唄！”婦女們七嘴八舌地說，噙噙咕咕地笑。我要是再問，他們便互相推諉起來了：“叫她給你說說吧！”誰也不說，誰也只是笑。我想這那如上他家去，聽說勝春嫂子是個爽快人，不怕她不說。

我輕輕推開她那荊條編的柵欄門，唉呀！院里掃的淨光。她穿一身墨黑的衣裳，頭髮隨便往後梳攏着，腦後橫卡着個卡子，低着頭，正織席。見我進去，忙扔下手中的刀子，起身拉住我的手。我倆的眼光碰上了，她眼角挂笑地說：“瘦啦，看忙活的你。也沒閑空過來坐啦。”象是猛然發覺自己遺失了什么重要東西一樣，我心中一震：“真忙嗎！”但馬上又抑制住自己的情緒，隨便說

声不忙，就坐在她身边了。心中喃喃咕咕，一时想不起说什么好。

我凝神注视着胜春嫂子的手，她熟练地织着席的花边，由明澈的天空直射下来的阳光，象是谁撒开的一把无头金丝线，铺在席面上。她巧妙地，好象不是用葦眉子，而是用这阳光的金丝线织成了席。席的花纹，全是菱形，整整齐齐地排着，真叫美。她弯身坐在席面上，头顶上的黑髮，亮出一个光圈，人也显得年青了许多。

她已经织成一面边了。她把角上的几根葦眉子迭进去，用刀子往匀里挑打了几下，松了口气，象是宽慰自己，又象是对我说的，她说：

“看，入了社有多么好……”我应了一声，等待着她谈入社的好处，那知她并不谈那些，倒向我诉起苦来了，她说：

“唉！人家是人，咱也是个人，看看咱这一辈子，多么不容易啊！你在这里住长了，成咱一家人了，也就不怕你笑话啦。我对你说吧，我今年四十三岁了，从小盼，盼啥呢？盼着过年穿身花衣裳。哼，花衣裳，那就别想。七、八岁上学织席，十三岁上织大席。家穷，没吃儿，人长不起来，抱起席子不显人，二十一岁娶进他这门，二十多年没得过一天好。多么难啊！有几个女人象我这么苦啊！俩人没有一天不打架。常言说：‘穷死架，饿死吵。’尽为着穷打啦。打起来，那真是抡刀动武，

怕死人哪！”

她被回忆感触了，眼角上的笑紋沒有了，眉心挤起个疙疸。她扯起袖口去擦眼。

我端詳着她这干巴巴的臉，揣摩着她这話，好像是在那里見過她？想也沒想起来，而她倒又打起精神說：

“別看咱穷，咱可是不服穷，咱是恨他不走正道。咋說不走正道？你听听：土改时，俺們分了七亩地，帶塊庄戶。先是你沒地，这沒的說，如今有地了，該好好生产了吧？他不，他想着法的走巧道兒——做小买卖。看，大买卖咱做不起，沒本錢，他爹那人就爱背个大利錢。使着人家的錢，去販榆皮、販柿子、桃兒、李兒，再不就赶集上店卖煎餅。”她席也不織了，数着指头給胜春算，“蒸飽子，販擀面杖，临过年沒的卖，卖門神画兒，小孩們吹的笛笛……数不清。”她数着数着，自己也覺得好笑，兩巴掌捂着臉，咯咯地笑起来。笑了陣子，又鎮靜下来說：

“那叫提不起来。做来做去，本錢也沒一个啦，錢都零崩崩啦！他就不想想，咱能斗过那有錢的人？”

接着她又告訴我，为着改变这条道兒，她和胜春不知打了多少架。后来胜春也有点回心轉意，倆人商量着怎么想法买个牲口种地吧！一九五二年二月，他們就使下本村張荣兒三百五十斤山藥干，买了个大狗似的小驢，一抱就抱起来啦，不能使喚。沒几天，只好賠錢折本的

又把小驢賣啦。這年沒進五月，麥子賤的厲害。榮兒非要這賬不行，他說：“我買麥子呀！”他是明知勝春給不起，難咱呀！沒法，山藥干給他折成了麥子。這以後麥價冒煙似的漲起來，到十月花生收下來了挺便宜，他就又找來了：“給麥子吧！買花生呀！”這就又把麥子折成了花生。那就快過年啦，他又說：“把你那小豬給我吧！”說起來勝春嫂子滿肚子氣，她說：“哼！我偏不給他，賭氣把豬弄到集上賣了十九萬塊錢。回來，咱求他說：‘少給你個，過年哩。’他說：‘過年不過年，咱不管你那個！’以後，我哥又給了十幾萬，這才抗住他。”

後來為了買牲口，又使過他一次花生，共二百一十斤，榮兒還是老法子，什麼賤了他找你，什麼貴了他給你折合，折來折去，二百一十斤花生就成了一百多萬塊錢啦。結果是牲口沒買成，賬也還不起了。後來他們讓榮兒逼得沒法，就托人說合，一百三十萬元把土改時分的那塊莊戶，去給了當村的喜年，錢還沒到手，榮兒就使着人來啦，這一百三十萬全給了他，賬還沒算清。當時有人譏笑她，說她願意挨那敲，她痛苦地說：“願意？咱那不是人勞力薄嗎？放到這會，咱入了社，他想敲也敲不着了呢！這算把他那條道給堵死了。”

她停了停又說：“不提牲口不生氣，三年死下七個牲口。賣了小驢，買瞎馬。要不三家一股插着買条腿吧！後來買成一条大牛。好牛喲，大個牛喲，能拉一千多

斤。一天，拉土，才拉一車，牛要喝水，喝過水，不多會兒，牛挺了腿啦！吃了高糧稭的節斑虫啦！”

說話這陣，她身下的大席已經織成，席心是棋盤格的，在中午的太陽照耀下，明一塊，暗一塊。她把席子卷成筒，捆好，認真地說：“這是專給社里織的，不能馬虎。”然后又接着給我講述她的遭遇。現在，她對榮兒的忿怒已經平了，臉色平和而又舒展，眼睛里露出幾分愧色，說：

“咱想，怎麼這樣晦氣，命旁連個牲口都喂不住？可不，我那迷信勁就來了。他爹不信那個。那天，我就請個陰陽先生來啦。他進屋四周遭查看個遍，神似地迷起眼說：‘屋里安磨子，磨口屬龍，咬門。’”

她引我進屋去看“咬門的龍”，“龍”，是早拆卸了，只有那牲口槽還靜靜地站在牆角里，槽里填放些個笤帚掃把。屋里坐些個大圈小缸，日用家當。對間屋里是她的住屋，雖沒有高凳明櫃，倒也收拾得妥貼，一看就知道她的家是幸福的，實在的。她滿意她的家，她的抑郁的神氣沒有了，臉上明光，帶着嘲笑的口氣說：

“陰陽先生硬說是這房壓住我的氣脈啦！”她稍稍低下頭，從窗上的玻璃望過去，指着外面的高房說：“他說這房差着三尺五呢！如今怎麼不差呢？別說壓着氣脈，氣脈還漲了呢！”她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我點點頭，表示贊成他的看法。那高房正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的

家。社長是多麼關心她們呀！去年，一天一趟的來開導她們。她說：“我從心眼里不能忘他，吵鬧了二十年架的家，楞是讓他給領導和睦啦，這不算摸着幸福的道兒了嗎？入了社，沒什麼花項，分下的紅，光為嘴吃。往年打個三斗五升的，他呀，要買牲口，照你心口蹣兩腳，把糧食背走了。咱在家，沒米下鍋，端個升子借不來米，眼里淚珠打轉轉。往年，那年也掏不夠公糧，心里只覺着對不起國家；今年咱裝也有的裝啊！”

她愈說愈興奮，已經坐不住了。先是望着地下橫放着的那個大躺櫃。這時，她慢慢移近它，撫摸着躺櫃的邊沿，象是撫摸着小孩子的臉蛋兒一樣，慈祥地，眉眼帶笑地說：

“這櫃是土改時分的，那年也空着，咱自覺對不起它，今年，可把它給喂飽了。”

幾十年的愁苦日月，過起來是萬分艱難。可是，說起來卻象一陣風似的，刮了過去，只留下晴朗的天空了。她的臉開朗起來，正和她的胸懷一樣，一個皺紋也沒有。她坐得端端正正，開始梳攏她的頭髮。這時我才注意到，她的樣子，並不难看。我便說：

“勝春嫂子，頭髮為什麼老那樣梳？不能改改樣嗎？”

“改改樣？”她楞住了，好象她從來沒想過這種事。猛然，她懂了我的意思，微微一笑說：“老了。年輕時沒赶上。”

我倆都沉默着，她梳她的頭，我端詳着她。她，結實的額頭上，深深地皺起兩道粗紋，微薄的嘴唇，稍稍上翹的嘴角，流露着她倔強的性格。我沉思着：她養兒帶女，取吵打鬧，奔前扑后，兢兢業業，盼什麼呢？如今，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了，只是高興地說：

“四十年，糊糊塗塗過了四十年。到現在，這才算是認清道了；你說，我趕得上嗎？”她探索的眼光等着我的回答。我猜透她是問能不能趕上社會主義，便說：“你身體結實，又年輕，當然能趕得上社會主義！”“不，”她有些羞怯地說，“我不是說那個，我是說，能趕上那些年青人么？學點什麼技術，好往前奔呵！”

“唉呀！你這可是人老心不老呵！”

“哈！那是喲，心一點也不差。”說着她那精神勁兒真上來了，她又去梳她的頭。

門外響着拖踏的脚步聲，勝春家來了，肩上揹個大花籃。

“家來做啥？”她扭轉身，考查似地質問他。

“喲，這家就不興我回來啦！”勝春兩條濃眉一緊，三分氣，七分笑地瞟她一眼，又抱歉似地望着我一笑。

“能說不讓你回？！”她撲哧一下笑了，忙解釋說，“咱是說，別誤了牲口。料驢兒，料驢兒，得勤喂着點！”

“那是自然喲。我這不是裝草來了么！”說完看着她憨笑。

她望着他走出去的身影，滿意地說：“看，這有多好，種地的事種地，喂牲口也有專人，那一樣也不悞。個人單干着，那真是顧了吹笛，顧不了捏眼。我盡說他：拿着黑夜當白日，好好干吧！咱比別人早走着一步，咱這就邁到社會主義啦！”

外面，院牆上的陽光，已經透出黃紅色。時間已過正午。我告辭要走，她就移着腳步往外送。在柵欄門旁，她又悄聲問我：

“你沒見過榮兒吧？他不常出門。”

我不答她，反身問她：“他幾時富的？”“有年頭啦！”她說：“全靠着放糧食賑發的……這條道倒快！”這話里帶有十二分的冷笑。又說，“聽說他這會還要開條買糧吃，哈哈……”

我從她那里出來，順着大道，一直走向田野。綠茸茸的麥苗是那么柔和、清新，乖乖地順着麥壟，一直伸展開去，使人寬暢喜悅。但勝春嫂子的身影，老是象座山一樣，擋住我的視線。我擺不脫她的粗聲細語。

1954年，1月。

云 台

早晨，我坐在炕上，望着窗戶上的陽光，耳听着房背后軋花机“克隆隆，克隆隆”的声响，心里一股股高兴。自己对着自己說：“嚵，又是个好天，多福气，一看，这軋花实行了包工有多么好，車子先不出毛病。这，就不用說了，这花房真成个工厂了。”一想到工厂，我的眼前就出現了拖拉机，机車上坐着云台她們，奔跑在广闊的土地上。一霎，自己又覺得好笑，“这是动员人家誰呢？人家云台不早就說過这话么！”在屋里，一个人自說自道的，可是心早奔到屋外去了。

現在，我才注意到院子里有脚步声，我站直身子听：一个声音說：“是不？”一个声音問：“社長說什麼？”下話是沒有了，人也走了过去。我長吁一口气，心胸坦坦地說：“鬼，她們倆，云台和巧兒。”哪知我这話音還沒落，兩人又折返身朝我这来了。兩人是噥噥咕咕，你推我推，站也不好好站着，进門就笑，笑得弯腰打哈，倒把我給弄

成个傻子了。我一看，兩人粘的滿身棉花毛，鬢角短髮上，落滿密密的細白絨，就像早晨挂霜的細柳枝。我心說：哼，准是剛从花房出来，就說：“看，真成个白毛女了。云台，你把辮子撒开看！”巧兒笑着說：“白毛女斗争地主，她跟她爹斗争！”說着又乐。我就問：“什么大喜事呀，这乐？”“喜事？哭事！”巧兒扶在云台的肩头上，臉抵在手背上，笑得抬不起头来。云台呢，更是笑个大紅臉，一声不响，只是用拳头往巧兒腰上杵。

“是讓巧兒說呢，还是不讓她說呢？”我猜問題一定是出在云台身上。

我了解云台是个大大方方的女孩子，待人又亲热，沒一点虛勁，說話是慢声細語，做活是穩穩当当，真叫人喜欢。我記起：我初次到她家时，那正是夏天，她娘怀里抱着个肉蛋蛋，幸福地拍打着小人的屁股蛋，說：“来吧，进家来看看，怕什么，粘不上你穷。”別听她說穷，她可实在想夸夸富呢。她一臉笑容，眼眺着隔壁說：“瞧，那是她孀子家。哼，夏天，孩子們净鬧病了。生产下的还不够打药錢呢。那时，俺們在一堆伙过着。她自觉着有那点手艺——会編席，吵鬧着要分家，分孀家怎么样？她的生活并不比俺强。俺們，嘿，俺云台是俺家一根柱子。你說吧，田里地里，那样活兒也不能落在人后边，社長可看重她，嘿……”說着說着，她仰起脖子就叫：“云台，拿个小凳出来——”又轉对我：“院里坐吧，院里凉快。

看，这净光地兒。”

我們都在院里坐定，云台也把針綫活端来做。

她正在粘鞋幫。我問：“誰的？”她說：“自己的。”說着她又去抹漿糊。等把鞋面貼上去，她就把鞋幫放在膝上，一只手捏住个鞋翅兒，歪着头，这么看，那么看，一会又側过臉来向我笑笑。一会，又扳住自己脚上的鞋說：“咦！我真費，底子倒不坏，鞋幫上净是窟窿，一月一双鞋穿不下来。”

“費？哪能不費，成天价長在地里。”她娘接过来說，又夸开她女兒了，“她一个人包着五亩丰产棉。整天价整治它。咱說：云台，你別包那么些，你技术上头不行，侍弄不好，产不够数，咱賠得起嗎！”

“干嘛賠呀！我既包下，就有把握，你那叫白操心！”云台不平地說。又歪过头来冲我笑笑。这笑里有多少难为情呵，是她觉得在生人面前冲撞了自己的娘难为情呢？是她觉得她娘夸贊了她不好意思呢？我分辨不清，我看她又温柔地央着她娘說：“你要是老拿着这时的俺們，和你那时候比，可就差远了！”

她娘不以为然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輕拈着一条腿，轉过身去，給我們个脊背。趁这空，我想夸夸云台，我說：

“閨女大啦，可帮你干不少活？”

“大啦！干也干不長啦！”

“怎么？有对象嗎？”